



编辑推荐:

沈从文是20世纪优秀的文学家之一。除了他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除了广为人知的《边城》《湘行散记》,沈从文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从文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收录了沈从文关于水的小说、散文、书信等代表作品,读者从这里可以读懂沈从文,以及他成长生活的环境,认识《边城》《湘行散记》之外的沈从文。

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上,一端搭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去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泊定的船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矗立到空中去。桅子上的绳索像纠纷到一团,然而却并不。

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口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毛茸茸的像一种小孩子想象中的妖洞里唧唧毛脚毛手。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引起“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可不是,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绳索指定活车,拖拉全无从着手时,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的是机会显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地上去了。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轻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在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人时,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

昂了头看这把戏的,是各个船上的伙计。看着还在下面喊着。左边右边,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全是容易之至的事,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不敢放肆而已。看的人全已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尖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便开口骂人。

“我的儿,摔死你!”

“我的孙,摔死了你看你还唱!”

“……”

全是无恶意而快乐的笑骂。

仍然唱,且更起劲了一点。但可以把歌唱给下面骂人的人听,当先若唱的是“一枝花”,这时唱的便是“众儿郎”了。“众儿郎”却依然笑嘻嘻地昂了头看这唱歌人,照例不能生气的。

可是在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无数黑汉子,用他们的毛手毛脚,盘着大而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也是那么摇摇荡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还有做成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带,有鱿鱼,有药材……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在船上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全应当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还家,各自找客栈,各自吃喝,这些货物却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走来抱之送到各个堆栈里去。

在这样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在。这些住到另一个地方,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听出桅子上人的歌声——可是心也正忙着,歌声一停止,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红风灯以后,那唱歌的人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桅上用红灯,不消说是夜里

书 摘

柏 子

□沈从文

了。河边夜里不是平常的世界。

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江波吼哮如狮子,船只纵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绝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同晚日与早露,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船上人的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这分类方法得另作安排。吃牛肉与吃酸菜,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泊半途与湾口岸,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同。不必问,牛肉比酸菜合乎这类“飞毛腿”胃口,船在码头停泊他们也欢喜多了!

如今夜里既落小雨,泥滩头滑溜溜使人无从立足,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

这是其中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跳板到岸边了。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

灯光多无数,每一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灯光还不及塞满这个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欢喜在胸中涌着,各人眼睛皆眯了起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守在船中的水手耳中眼中时,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映着欢喜的是诅咒。那些不能上岸的水手,他们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摇摇荡荡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悉的楼上去。

酒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的三样事,这些喽啰们却很平常地享受着。虽然酒是酽冽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然而各个人的心是同样地跳,头脑是同样地发迷,口——我们全明白这些平常时节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点下流话的口,可是到这时也黏黏糊糊,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谀谄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鲁鲁地把它放到妇人的脸上去,脚上去,以及别的位置上去。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再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他们的生活,若说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为了上岸去找寻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

这种头香油是他所熟悉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悉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脂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吸,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

女人挣扎着,口中骂着:

“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娘子尿冲你到洞庭湖了!”

进到里面的柏子,在一盏“满堂红”灯下立定。妇人望他痴笑。这一对是并肩立着,他比她高一个头。他蹲下去,像整理绳索那样扳了妇人的腰身时,妇人身便朝前倾。搜索柏子身上的东西。搜出的东西便往床上丢去,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这罐子装什么?”

“猜呀!”

“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

“你看那罐子是什么招牌!打开看!”

妇人不认识字,看了看罐上封皮,一对美人儿画像。把罐子在灯前打开,放鼻子边闻闻,便打了一个喷嚏。柏子可乐了,不顾妇人如何,把罐子抢来放在一条白木桌上,便擒了妇人向床边倒下去。

灯光明亮,照着一堆泥脚迹在黄色楼板上。

了。

与字、词、句子的相处交流关系,与语言相处交流的关系,从意识的模糊缝隙,逐渐开阔为生活的实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写诗不再是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使用”语言。不是“使用”语言,语言才敞开了,敞开了它自身,也敞开了与万物百汇的关系。没有封闭的语言,也不会去封闭事物。

这样,就不妨一试,在普通的字、词、句子中,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

在词语中间(自序)

□张新颖

到现在为止,我写的所有诗,都在这本书里了。

中年以后,似乎多了一层个人生活:与字、词、句子交流,与语言交流。很难说以前就没有这样的时候,但没有清楚的意识,没有成为生活需求的一种方式,是肯定的。现在则不同,这种交流在日常相处中发生,不必刻意,却也不可缺少。

在这样一层生活里,似乎很自然地写一些诗。写诗,不过是相处交流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而已。

同时也有些奇怪,因为很早之前就认定,自己不是写诗的人。朋友曾经为我出过一小册《二十五首诗和无名的纪念》,薄到几乎没有书脊,而所以会出这样一本诗集,不过是留存年轻时代的一点痕迹,也是说,以后不会写这种形式的东西了。

要慢慢地才想明白,原来我有一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写诗是“使用”字、词、句子,“使用”语言,那么,我不喜欢这种“使用”行为,还是不写为好。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得这么明确,却本能地避开了这种与语言的关系。

如此我也多少向自己解释了何以中年写起诗来这么一个变化。

作者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等;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等。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乌 鸟

昨天的乌鸟站在另一条颤动的长枝上
啄食樱花落后结出的小果子
已绿里透红(也是一种樱桃)

内容介绍:

张新颖以学者、批评家为人所知,内里却是一位诗人。本书收录张新颖30年间所做的诗,在薄薄一册内,在优雅、沉静的词语中间,让人看到汉语如何以诗的方式,体现一个人的生命情状,也让人看到一颗丰盈的灵魂,如何自我省思,得到近乎自然的宁静。

转过街角后听它鸣叫

粗一声 细一声 接着婉丽跳荡

远应山涧溪水 而不是它眼前平缓的河流

我初以为是一群鸟呼引唱答

直到去年 发现它喜欢模仿其他鸟鸣

今年我知道 天微明的时候 就是这只

包含了很多种鸟的鸟 把我吵醒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小树林

小树林中间是小小广场

我坐在边缘的石条长凳上

右面十米远有个男生教一个女生武术

具体哪门哪派我不清楚

对面七八米立着一座雕像

昏暗中看个轮廓 我不知道他是谁

一只小虫子爬上左胳膊

我不认识是什么虫子 本能地甩掉了它

小树林外面有灯光的地方传来音乐

那么熟悉的钢琴奏鸣曲

等到声音消失 我也没明白

它起于何时 消失于何处

这样很好 不清晰 不明确

周围的树我也叫不出名字 亲温如旧友

夜晚的风也是

我慢慢想起三十年前过来过这个小树林

只记得有这么回事

当时的情境丢失于后来过长的路途

现在我刚从一个全是判断句的地方逃来

你也许体会过那种铿锵有力如何

让听的人疲惫

让说的人愈发得意愈加顽固

你也就能够明白 我为什么会轻微迷恋

这个夜晚柔和得有点模糊

四周随时有人进出

就叫小树林而没有特定名称的小树林

以及所有未被语言封闭的事物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摘自《在词语中间》,张新颖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6

王炳根

冰心日记(后记)

《冰心全集》自1994年出版后,至2011年已是第三版印刷了,每一版的文章与书信都有所增补,独未收入日记。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认为,冰心不写日记。

冰心逝世五年后的2004年冬天,子女们决定将冰心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我带了馆里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批用五个10吨的集装箱,将冰心的全部遗物运回福州,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冰心与吴文藻未刊的日记、笔记、书信、佚文及其他资料。在经过初步分类整理后,于200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冰心文心与遗稿发布会”,除公布佚文外,还公布了在整理遗物中发现的“大量未收入《冰心全集》的书信、日记、笔记和家庭账本等遗稿”。(佚文由我编成《我自己走过的路》,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部分佚文收入2011年版《冰心全集》,同时作为单独一集“佚文集”,收入我编的六卷本《冰心文选》。)

最先进行整理的是“家庭账本”。我组织了冰心文学馆年轻馆员邱伟坛、熊婷、鲁普文、刘冰冰、林幼润和郑薇等进行录入,之后由我统一整理校正。冰心日记起初发现的是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记,这些日记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本子里,而是分散记在外出视察、参观、访问的笔记本中。这些笔记本有23本之多,每一本都被密密麻麻地写满。我将每一个笔记本通读并注出内容,有不少本里就没有日记,大都是政界、文艺界、党派领导人的讲话,开会的发言记录,外出视察、访问的现场记录等,日记只是散落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是将这些文字全部整理出来,还是仅将日记单列,我颇为踌躇。如果全部整理,工作量巨大,仅是日记部分,所用精力与时间也不易估量。此时,我接受了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冰心传》的写作任务,与黄宾堂先生有电话联系,当他得知冰心日记与家庭账本时,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希望尽早完成整理,由作家出版社首刊出版。

从2008年6月起,我开始了《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的写作,耗时整整6年,同时完成的还有《冰心年谱长编》。不用说,两部书的写作,都使用了冰心吴文藻的未刊日记,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日记与笔记,两部书的资料将会大为逊色,甚至会影响到书的思想深度、传主的人生轨迹与艺术视野。因而,我在每一章节的写作前,总是要阅读与此章节相关的日记、笔记等,并将其录成文稿,以便使用。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未刊日记,便是这样陆续整理出来的。

在接触冰心日记后,深感其独立面世的意义与价值。2014年夏天,我应邀到内蒙古出席一个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与北京语言大学李玲教授谈起整理出版冰心日记之事,询问她是否有研究生愿意来做这项工作。李玲从研究冰心起步而日渐享誉学界,自然懂得“冰心日记”四个字的分量,说她自己就十分愿意参与,碍于时间的不允,她答应,开学后即与她的博士生商量,请她参与,并以此进行学术研究。

李玲的博士生刘嵘在来年的寒假尚未结束时,便只身来到冰心文学馆,翻阅,翻拍了冰心的23个笔记本。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录入、注释。我收到她的录入注释稿是在2016年9月间,速度之快,令我惊奇。此时,我将出版冰心日记的想法,正式告诉了吴青、陈恕二位老师,他们是冰心版权的授权人。2017年早春,我到北京拜访了吴青、陈恕教授,他们同意授权出版,并且提供了另外三本80年代之后的日记,希望一并收入。

从北京回榕后,我即着手进行冰心日记出版前的案头工作,即将我之前的录入与刘嵘的录入进行比对,疑难处依据原稿解决,做出最后的定稿整理;刘嵘则在北京,进行另三本日记的录入与注释,最后由我根据原稿复印件进行定稿整理。

整理与注释,遵循以下的准则:

一、冰心